

金

文

最

金文最卷四十一目錄

碑

甯海州玉虛觀碑

國傳

河中府萬泉縣稷王廟祈雨感應碑

貞祐二年

柳伋

重修岱嶽廟碑

失名

乾州刺史抹撚公德政碑

武曌

鄧州重陽觀碑

麻九疇

陝州重修雪虛觀碑

辛愿

棲霞縣建學廟碑

見文雅

李純甫

重修面壁庵碑

興定四年

李純甫

新修雪庭西舍碑

李純甫

重興文憲王廟碑

以上原列卷八十一

游淑

甯曲社重修食水碑

興定五年

高襄

汝州寶豐縣新修炎帝廟碑

王道衡

重修府學教養碑

正大二年

劉渭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碑

李邦獻

中嶽廟碑

李子樗

全真教祖碑

完顏璫

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

以上原列卷八十二

完顏璫

金文最卷四十一

昭文張金吾月霄

碑

甯海州玉虛觀碑

國 傅

東平之崑崙昔麻姑洞天也諸山綿亘相屬秀異峭拔爲東方冠山之足踏於海者三相距俱不滿百里蓬萊瀛洲方丈朝夕相望於晦靄間蓋天地英靈自然之氣獨鍾於此故世多神仙異人焉直南秀色可餐林壑尤美者聖水巖也水不見發源但嵌嵌之下裂石而出激激如綫味甘冷且清春秋不變水旱不知鼃鼃之屬未嘗產焉此亦異也初神口玉陽公大定丁未世宗遣使乘傳迎致輦下召於內殿延問修真之道就御果園建道院給三品俸敕充生辰醮高功主賜冠簡紫衣悉表而辭之未幾懇求還山詔不違其志仍賜錢二十萬爲道路費師之鄉里道俗聞其來也千百相率前十餘舍遮道歡迎不令他適遂結茅於茲巖已酉冬世宗

不豫復遣使迎師師曰來之晚矣顧不及得見聖顏使者愕然至
涿郡哀詔果下自爾東歸更不復出逮承安丁巳章宗遣近侍徵
以安車宣見於內閣賜坐問養身之道師以無爲清淨少私寡欲
爲對復問教法規儀治國之道師以雅對妙沃帝心嘉歎誠實者
久之曰眞修行人也留連抵暮方出翌日特旨賜紫衣號體元大
師蓋不問師承非常之渥也道俗榮之拜命閒俄一內侍傳旨謂
使者曰先生處山林無積貯從來禮儀物我爲代出改城東崇福
院爲永壽觀令師處之閱月特旨住持修真觀仍賜綾羅絹各二
十丈綿千兩月給齋廚錢二百緡戊午秋辭以親老求歸山帝許
之仍給裝錢不貲比師之東還門人于道潤相與謀於眾曰師今
雖處京師固非本心恐不肯留復欲追寂於空山我輩居此莫若
以庵易觀庸遲其來遂入貲於禮部賜玉虛觀焉及是師到薄讓
之曰至道之人旁日月而挾宇宙官天地而府萬物尙何以居處
累耶況乎易庵爲觀不成於昔以我爲牛而今以我爲馬也且我

之素風乞子耳兩朝恩賜名觀退託尙不欲受且以山林雲霞而爲樂地若之何爲甚無謂也眾以邦有常禁不可聚眾爲辭而退其業已然固無可柰繼而善眾門人遠近全集有山者獻木有田者獻穀富者施財巧者出技人皆自勸又非智辯牢籠曲誘之也巖之下盤折隈隩舊無隙地翦荆芟草夷峻堙谷僅得數畝其運石甃輦木之工十倍其佗閱半載屋崇成焉凡所以尊奉經像頤養高真安方來館賓客無不審處其當或架木度飛泉以充日用或闢地蒔嘉蔬以備淨供前導之以青龍之門旁瀉之以白虎之澗按雲之臺招福之嶺列諸東南金鳳之山正陽之峰峙於西北回繚者天元之崗開闔者東陽之洞松檜竹柏雨露一新山川巖壑晦明愈麗然耳風爲聲而聲之無聲目空成色而色之無色使遊禮之人瞻像以生敬學道之士因寂以悟元巖側舊有大石突出數丈俯瞰其下登覽者頗以脆脆爲懼一日師謂眾曰盍爲去之鎚鑿競舉數日才及毫末師笑曰若等何能辦此遂登其巔運

鎚三擊轟然有聲如雷霆響震巖谷其石已墮紫氣盤鬱移晷方散構殿之日執役者毋慮數百人食畢坐廡下師以巨瓢酌酒徧觴其眾四周眾皆醉而酒仍半師慮惑眾遽覆地師之神異如此其逆知未來召致風雨愈疾起死皆精誠自然而致不能殫悉自別有傳按仙經云玉虛者乃三氣中之一氣也王者不染不雜璞散自然虛者精光明明而無形質譬若日月及大精明然而無有形質故爲虛今師之處道也惟寂虛默無形無象契自然之妙斂之於已則虛室生白施之於人則虛舟不怒浩浩蕩蕩不可得而擬議直與此名相並雖變化無常固不能終始也適因其門人解道樞朱景逸相拉來此得覽勝槩望屢舄於幕之因請記之辭以不敏而莫能姑撫其實紀以蕪言如有作者請襲此石以待師姓王諱處一道號玉陽子少遇東華帝君授以道要重陽真人卽其師也丹陽長眞長春太古皆同業伯仲也門人居天下者三之二且山谷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蓋廬山之美盡備於中當

時士大夫讀之慨然欲脫塵駕少揖清曠而無由今而來此豈非有□□□者也貞祐二年五月望日朝散大夫前中都左警巡使賜紫金魚袋國僞記石刻拓本

河中府萬泉縣稷王廟祈雨感應碑貞祐二年柳伋

余自崇慶元年十月始令是邑歲屬凶歉民多艱食賴國恩汪濊開倉廩府庫以賑以貸由是而活者甚眾越明年自春徂夏旱甚躬率吏民遍禱諸泉祠廟或作醺焚詞或儲水設壇勤勤懇懇靡所不至六月雨始優渥秋八月禾黍與與然翼翼然孰不喜且謝未幾復旱或告予曰苗漸槁而好舂又生柰何憂感恐懼莫知所措私自計之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田祖后稷也縣之西十里有稷王廟斯可禱矣乃率僚屬父老致詞懇禱迴轡而雲興至夜而雨作旣霑旣足而好舂掃地無遺是秋果大熟九月具牲牷酒醴鼓吹復率官吏父老陳詞致謝祭餘酒酣道士李若格暨諸父老跪而前曰稷王神靈應請記

此以刻諸石余亦喜是秋而倍收於他邑欲使後世君子非惟知田祖之有神歷千百餘年而猶粒我烝民抑亦信聖人之言不誣矣乃掇其實以爲之記然聊以記其事而未足以明其德也是繫之以銘銘曰

厥初生民時惟后稷相厥地宜教民稼穡萬民永賴莫匪爾極民不忘德今猶立祠更率父老懇禱致詞神之聽之降雨如期螟螣既死稿禾復起易凶爲豐胡云不喜刻諸貞石永于千紀

萬泉縣志

重修岱嶽廟碑

失名

殷湯之世盤庚五遷河南西亳卽其地也又周武王伐紂旣畢倒載干戈偃武之處故名偃師焉唐宋五代之時縣中焚毀殆盡唯存三廟兩寺邑東道南有中天廟緣兵革之後邑人更爲岱嶽之廟東門之內街北有□□神霄宮舊基□以爲便自大定年間居人遷其廟於此修完□稍成就貞祐有詔得以在處神祠聽立寺

□名額道士絳陽李德如慨然有志勸率邑人豪右商度置爲岱
嶽觀命羽流延奉上眞香火亦因前所謂神霄□之舊址宜其復
爲道□焚修住持之所豈非預定之祀□歟僕此邑之頗老者又
喜李君之用心如此故勉爲之記省貞祐四年季夏望日
石刻拓本

乾州刺史抹撚公德政碑

武曩

刺史抹撚公世家大名路爲顯族卽天雄人也性通敏博學尤深
於易理泰和□□□□□□授翰林應奉累遷眞定府判戶部
外郎出補雲內同知磁州刺史移乾州乾□□□□□幽恆
之衝□名難治公以治行選而才高□禦夙夜在公急則施之以
寬□□□□□期於合禮賓禮賢德發摘奸伏吏民神明其政
莫或敢犯用惠文彈者豈無悔乎此公之政行以義則然也比年
旱蝗羣飛蔽天可爲駭懼犬牙□境界中之稼未嘗□□□□
豐謂鳳凰食者豈無吝乎此公之政感以信則然也去冬敵大入

塞爲寇公□□拒之賊不敢近以完其城其於他州邑刦掠生
口牛羊財物不可勝記公出□□□□之奪歸殆盡諸縣土賊
因隙作亂至於四郊蕭然人跡斷絕盡爲畏途權設鄉兵□□
□□凶徒十數輩乃定卽命持弓刀者爲寇賊持耰耞者爲良民
潢池之兵由是以息此公之政勇於武者也公以敵寇不大治則
雖去而恐復至不可不爲之預備蓋用□□□□易守勝難無
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因人之
心方□□□關防高城壘濬池隍以至樓櫓干礮戎器戰具一
切繕完無不犀利□百世孫吳暗與之合□蠲民疾措之安地此
公之政智於文者也雖然義信武文取之前事已足爲美方□
□百姓流恩澤布主德平政理訟帥之以身使就田里之安而無
愁怨之心雖古之能吏之績未有最此者也□□公長於治人而
不自矜其能勇於弭寇而不自伐其功春散秋收趨少卿之令昔
襦今袴慕叔度之來抑足以見□□樂盡治之賴而思無窮之

報也州人異公德政之美不可無記而欲傳之不朽遂屬於僕文而頌之貞祐五年春三月望日頌云

賢能太守流福於人懿茲治行曖然若春羣蝗西飛州境不入年穀用登我民乃粒外奸內寇方略以蠲仰父俯子千室鳴絃惟武惟文不矜不恃聊以頌之永播其美

乾州志

鄧州重陽觀碑

麻九疇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爲異梨以秋花景佺引以自咎今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華者異乎天者也人已濇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爲天道異乎天者爲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爲陰矣人本陽接物則爲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晝夜而陽氣生於黃泉與夫人之大樸已散而放遁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靈大昧而噉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

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爲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爲陽之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漓一則孩漓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沖陽亦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予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喆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閒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有八遇二異人得證元理彌復跌宕東邁瀕海從遊者眾旣而悅於汴梁今鄧之鎮防營偏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元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寺翦荆築垣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韓鍊真劉志剛住持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椽甍像器蔬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鏹皆王立爲之一日託其同門于志慧吳通溫持予故人王萬山書求予文諸石旣不能拒乃

取柱下以樸爲陽之意以警之且爲之銘曰

樸爲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冥自從六鑿二竅成遂使晦魄
蝕陽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鹿倒醒未醒元珠不覺沈滄溟誰
能卻作抱中嬰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人黜聰明獨騎元氣朝
神京絳霄下瞰漢與星豈有微全於宮庭陽之重兮大樸盈後嗣
作觀師其名嗟我無言空籟鳴無言之言乃真鳴甘水仙源錄

陝州重修雪虛觀碑

辛愿

興定紀號二三禩歲在己卯孟夏四月陝州雪虛觀道士辛姓而
希聲其名者因甯海羽客于君揭其地圖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終
以來謁文於予曰希聲世籍河東爲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
遊參九鼎鐵查山雲光洞體元大師玉陽真人爲道士頗窺至道
之要大師諱處一姓王氏牟平人受道於祖師重陽真人爲全真
高弟與邱劉譚馬孫郝諸大仙伯比肩知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
東海三朝仍皆蒙禮遇錫號賜服爲吾門光華年七十六厭世蛻

形於東牟蓋三年於此矣平生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已盡播四方好事之口獨所著五言長韻金丹詩訣一章希聲私藏甚久人無知者今希聲年且老託跡於陝乃與二三同志創茲一居奉爲十方同門往來遊憩膳宿之所載惟先師元妙之文不可終秘不傳謹已刊石與天下後世修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於文詞者記其本末則一切曖昧猶不傳也竊聞吾子好爲古文多從方外遊敬以請予嘉其誠篤不可辭且必不得免乃不辭而爲之謹按道宗原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莊周氏廓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列爲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羣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爲最妙者而其粃糠之餘猶降而爲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閎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爲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於糟粕以爲聃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夫竊嘗論之今所謂全真氏雖爲近出大能備俟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

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歎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
塊守質朴澹無營爲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爲高黜滑
以爲通詭誕以爲了驚聾眩瞽盜取聲利抗顏自得而不知愧恥
者遠甚閒有去此而卽彼者皆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然
則希聲圖創建立以待學者其意蓋亦出於如此故予有取於是
而樂爲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閭闕者知
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滯乎一曲而已其觀之基址以
畝計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承安之壬申聖堂厨所雲寮皆備具
於三寶而廣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時兵餓方相仍故其措置大略
如此其最竭力同事以興是役者武道堅希聲同郡而年甚先今
者死已久其費錢買額贊成之者李成咸平人世爲宦族清修好
道今方以材選爲令於杞于君名道顯淡守中皆與希聲同爲門
人云

甘水仙源錄

重修面壁庵碑

興定四年

李純甫

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讀書學賦以嗣家門學大義以業科舉
又學詩以道意學議論以見志學古文以得虛名頗喜史學求經
濟之術深愛經學窮理性之說偶於元學似有所得遂於佛學亦
有所入學至於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卽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
中國之書中國無西方之書也吾佛大慈皆如實語發精微之義
於明白處索元妙之理於委曲中學士大夫猶畏其高而疑其深
誣爲怪誕詬爲邪淫惜哉龍宮海藏琅函貝葉無慮數千萬言頂
之而不觀目之而不解且數百年老師宿德又各執其所見裂於
宗乘泊於義疏吾佛之意掃地矣悲夫梁普通中有菩提達摩大
士自西方來孤唱教外別傳之旨豈吾佛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
泥於名相耳真傳教者非別傳也如有雅樂非本色則不成宮商
如有甲第非主人則不知戶庭自師之至其子孫徧天下多魁閥
磊落之士碩太光明表表可紀劇談高論徑造佛心深於義學沙
門波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勝數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

以疏華嚴圭峰得之以鈔圖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頴濱得之以
釋老子吉甫得之以注莊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荆公父子得之
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
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於寂滅不死於虛無不縛於形器
相爲表裏如符券然雖狂夫愚婦可以立悟於便旋顧盼之頃如
分餘燈以燭冥室顧不快哉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脫門翰墨文章
亦爲游戲三昧此師之力也新學晚生愧無以報今因少林主人
志隆命其侍者海淨問訊屏山日照了居士王知非暨劉菩薩并
其徒儲道人重修面壁庵旣已落成請記其歲月時大金興定四
年中元之前一日也隨喜之餘又洗手焚香而爲之贊曰
元關未啟玉鎖生苔靈臺未洗金鏡塵埋鐵牛穿鼻石女懷胎孰
爲巨眼鼻祖西來舟行萬里禪心如灰壁觀九年梵音如雷不戒
而戒不齋而齋一衣一鉢五葉花開或杖或拜或嗔或舞警欬揚
眉顰呻舉武或咄或咦或吽或普柏樹藥欄燈籠露柱彈指張弓

吹毛擊鼓跌宕形容逕庭言語太漫汗中剔渾淪處有者箇在又
恁麼去津然可口如甘露漿薰然入骨如薈蔔香如發管鑰如施
印章金仙海藏同時放光竊吾糟粕貸吾糝糠粉澤孔孟刻畫老
莊八萬四千清涼道場屏山說破誰敢承當

石刻拓本

新修雪庭西舍碑

李純甫

昔達摩大士面壁九年神光宿業儒術且尙元學遂見祖師於此
地立雪斷臂方得西來意盡發孔老言外不傳之妙大顯於世士
大夫有疑之者僕作面壁庵記已辨之矣此記旣出諸儒有譁而
攻僕者曰觀密二師固學佛者李翱王介甫呂惠卿蘇子由張天
覺亦佞佛之徒耳如伊川東萊無垢諸先生之書尙在所謂陽擠
而陰助者多矣真得祖師掃蕩之意學者疑其云云是時痴兒不
得說夢也如致堂先生胡宏在伊川門下排佛之尤者著崇正辨
七十餘篇詬罵斬笑無所不至雖然止罵像季以來破戒僧耳近
得其所著讀史管見其言厯詆諸儒謂荀況正而失之駁董仲舒

粹而失之泥揚雄僭而失之悞王通懿而失之陋韓愈達而失之淺由秦漢至五代千三百年無知道者至於斲輪操舟之工雕刻刺繡之巧累丸竹竿之習及其精也疑於不可思度況人之所以爲人有大於此者乎老氏知之故有真以治身土苴爲人之說佛氏知之故有不立文字指心見性之傳又曰老莊之言奧窅未易非苟揚諸子所能及又曰深讀佛書其庭戶未易知其奧窅未易窮其辨未易折其精極之地未易到豈老莊所得擬哉其說如此學者當熟思而詳考之吁陳無已謂儒者不得其傳固得罪於儒者僕謂儒者亦得其傳又得罪於儒者然則儒者果得其傳乎果不得其傳乎得與不得相去幾何嗚呼噫嘻孔老復生不廢吾言矣遂書此言以爲雪庭西舍記

嵩書

重興文憲王廟碑

游淑

乾道儲精星辰闡其曜坤元孕秀嶽瀆成其形稟其精鍾其秀不星辰不嶽瀆化而爲人是謂聖者則文憲王其人也王德巍巍道

恢恢周流乎百行範圍乎眾善如其聖如其聖其爲子篤行而
孝突而弁兮冠冕諸子近事武王乃清王室謂天討不得不行大
鉞一麾則諸侯爭先馘紂矣謂寶命不得不救植璧昭告則王疾
翌日乃瘳矣其後武壽崩成幼嗣鼎業未安旌搖旂贊王乃慨然
爲憂攝政踐祚而治柰何讒飄山謗薰天謂弗利孺子而四國流
言市虎之疑旣成東山之征莫返桃蟲肇而集於蓼鴟鴞悲而毀
我室然忠赤在已不厄不昭天變俄彰朝廷盡弁金縢旣啟王泣
賜環豈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至如伊摯聖臣也殊勲丕業
格于皇天而王與之比肩故世稱伊周伊周在嗣君與在社稷亡
伊周先亡旣周旣伊變亂漸衰不伊不周姦逆橫流孔子聖人也
金聲玉振集厥大成而王與之齊名故世稱周孔周而孔作之述
之孔而周王道誕章周孔道行天下文明周孔道謝萬古如夜吁
大哉之至於斯也子則孝弟則悌臣則忠道隆乎一代言楷乎萬
世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之人倫至矣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

弗可及矣淑請續其說曰後世雖有人臣文憲弗可及矣渠不信夫渠不信夫岐山太王邑周之地也以其故邦爲建王廟旁接鳳鳴之岡中穴潤德之泉地幽勢阻萬木森列憑高縱觀寸寸古色眞神宇之所宜處也往年安定御史李公守節嘗宰是邑公龍游學海虎守聖門嫉誕說若探湯尊正道比軻愈先是有贍廟田十餘頃久之耕者侵之旣公患之未有以覺舉適有黃冠者私詣上府市斯廟以作道觀□□□勝之公聞之大怒曰吾可以并案若屬矣立呼黃冠責曰若敢唐突底柱耶戢吏縛冠繫於獄以上聞府府以聞按察司按察是公下其事令理決之公卽正冠之罪而褫其勝并贍田一爲改正其具存焉今縣令岐陽張侯衮心先聖學習良吏才三輔藹仁化之稱朝廷屬表選之望矣下車之初悉聞其事乃歎曰王之廟日月也不幸而爲冠所毀日月之蝕也幸而爲公所復蝕而更明也使他日復有毀之若冠者則縣令之責也縣令之責而不先刻之石終無以爲質也於是錄其本末咸刻

諸碑將使膺是責者以李公去邪爲已任以黃冠肆欺爲常誠三軍之帥可奪也去邪之志不可奪八佾之僭可忍也肆欺之罪不可忍斯張侯之心歟遂復新廟貌緝殿廡構山門而隆威嚴建碑亭而萃眾作俾淑銷辭以垂不朽淑也才微識淺敢辱斯述伏念諛鬼神以空文佞佛老而曲筆較其所取猶無愧焉則何敢辭銘曰

曲阜舊宅魯王欲毀一聞天音驚悸而止文憲廟貌黃冠潛移李公力拯仆而植之莫耶指日物不敢蝕飛廉決氛復見太極猗歟張侯克大芳猷著於貞石何千萬秋凡百爲令勿忘翼聖尙監茲文以爲龜鏡毋使廟汚毋容冠欺李公之志張侯之規岐山蒼蒼渭流洋洋神宇儼然岐渭之陽興定五年歲次辛巳正月初一日建石刻拓本

甯曲社重修食水碑興定五年

高 褒

惠本於心者其益大作有乎利者其行久蓋君子之心目民之害

者相與除其害苟可以利人者必務興其利故其本心之惠利物之作非止加於一時使百世之下永賴其功而稱頌之雖欲湮淪無彰而其可□乎郿之東南有村曰甯曲右高阜左平野清渭經其北太白當其南厥田沃壤物產蕃茂則富庶甲於境內者也然土厚而泉深人贏於井汲賴有流水繚於藩籬門庭之間爲斯民之大便僉云此齊相甯戚所導之水也相之故宅遺址猶有存者焉名之甯曲者自此始矣又村之東北有二塚曰相之塚也歲時祭祀故俗相傳禮無少衰蓋思其德而敬其塚猶人慕羊公之德而淚峴山之碑也或曰初相嘗往於南山下中道遇汲者問之知其艱於獲水乃惻然作意盼隰瞰原順夫地勢渠而浚之決赤谷之水北過於亮伏暨李義村又北過於吳家社以至於甯曲又析水之數分入留番千董延其水之所行及所流之多寡二者有常無相爭奪使上下居民均得食用不假於遠負而深汲逸其所勞而易其所難噫賢者之舉其利溥哉降及後世古道寢遙瀄風殄

滅眾暴寡強陵弱瀕於上流者盜決其水專於己而遺於眾使夫
居末流者當暑會不得涓滴以相需構怨連禍訟於有司者積年
不絕然則始之所以養人者今適足以害人是豈前賢導水之意
哉夫智者創物則能者述焉明者作法則愚者守焉後之人當修
廢革弊納民於軌度以和其心志以息其憑陵均水利於室家不
亦懿乎儒生劉文秀者乃甯曲土人也世號富家目擊其事慨然
有澄清兼善之志遂哀眾具牒詣有司以請曰夫民之用水固有
定制自下而上強不得陵弱富不得兼貧遵其次序周而復始重
其罰以防於姦邪明其禁以示於弗渝然後水之利可均民之訟
可息不惟發揚賢相便民之餘休抑亦副國家設官所以爲民之
意也時治郿者皆賢深然其辭判而授之一日劉與鄉友於寢命
以爲記寢曰夫述一事紀一功當在於俊才傑士其淺識寡學者
將何益哉牢讓數日竟不見察寢寓居於教坊常往來於甯曲素
辱諸公之厚盼辭不獲已於是退而援毫以書其父老之所云爾

二曲高襄記 石刻拓本

汝州寶豐縣新修炎帝廟碑

王道衡

禮之有祭祀所以報本反始也豺祭獸獺祭魚出於天理之自然聖人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焉耳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在物尙爾況於古之聖君其忍忘之乎祭法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又曰法施於民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由此言之祭祀之禮豈可苟然而已哉在昔太古洪荒未有火化斯民飲血茹毛若禽獸然迨乎神農氏作創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播種置日中之市以通天下之貨財而又慮其疵癘而無料理也親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中七十毒醫術由是而興焉其仁民愛物福及後世也可謂深且至矣血食萬代不亦宜乎其奈世之愚民多尙譎怪以邀福於淫祠之鬼者滔滔天下皆是也其視上古聖君啟衣食之原救疾厄之苦者不知爲何等物矧肯廟而祭之乎異哉王和者澤州之高平人也大定閒商賈於斯

愛其山水之明秀土壤之肥沃因而家焉鎮北有頽垣廢址詰諸
故老曰此昔日之神農廟也喟然歎曰吾鄉崇祀炎帝不意是邦
亦能爾也遽發誠懇慨然以興葺爲己任眾皆悅而從之有曰王
政連者又從而輔翼之於是庀徒揆日鳩工聚材入山行木必躬
親之乃斬板幹礱砌礎陶領甃勤垣墉經營弗亟而徧戶子來歲
星甫周一起而新之靈像既妥孔肅其儀丹牖載塗金碧以輝凡
四方之人齋明備服以承祭祀者肅敬之心油然而生矣則神之
格思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其偉歟迨貞祐之三禩口
衣王守道者來住持之朝夕洒掃極於精潔有請於朝敕賜通仙
觀號又足以成就王和等之美意也和年六十有八以壽終乃子
庭琇以桑梓之舊不遠數百里來乞言於余俾道其始末刊之翠
珉以傳示永久余嘉其勤懇之至而盡爲予之職義弗克辭故直
言其實以告來者云時正大改元歲次甲申正月初吉日王庭琇
立石

重修府學教養碑

正大二年

劉渭

蓋聞擾攘之後必有維新之圖憂患之餘必有增益之智不然安得勳高前古措世隆平者哉我國家應天順民雖馬上得天下然列聖繼承一道相授以開設學校爲急務以愛養人材爲家法以策論詞賦經義爲擢賢之首天涵地育磨礪而成就之是以將相全材磊落閒出其大者俊偉雄傑光華汗簡其次者猶能以謹朴廉潔自重從源徂流號稱多士郁郁彬彬追蹤三代及乎妖孛屢次氛翳元都素教皇風開闡未暇仰惟行省參政金源完顏郡公卓然忠節深結主知名高建武之功臣親沐貞觀之政化英風義槩北伐南征沙漠江淮威名大震輕裘緩帶歌雅投壺碩德元勳超今邁古軍國議餘乃會參議知府石蓋公尙書張公暨潭府英髦而謂曰自兵凶以來貴胄氏族子弟流離關中者爲多伍庸隸儕俘民恣意於蒲博彈弋之間相與扇嚙爲惡未見能善其後也事有似緩而急者其此之謂乎聞之府庠贍士田舍皆前賢清俸

所營吝而弗與何以副明天子崇儒設學之意乃發廩粟出帑資以爲齎鹽之費而教育之慮規矩之不肅以行省郎中宏文裴滿蒲先外郎集賢上黨張士貴都事裴滿世論龍山高誼柱石廟堂著龜帷幄胸中萬卷書筆下數千言道學淵源爲世模範俾提舉焉奉政元顏德正直郎邳邦用皆當世聞人老於學問俾教授焉於是檄有司督工役支領補缺聯斷洗昏植碑於茂草基廢址於鞠蔬殿宇翬飛石經堵立齋廚廊廡煥然一新濟濟乎洋洋乎聚秀異而誨焉易以經之禮以緯之詩書以成之春秋以斷之標準語孟鼓吹韓柳博採於歷代史氏日漸月滋作爲文章華國藩身厥蹟茂矣可謂過晁董麗卿雲誠貫道之器異夫雕花草而狀風雲也每月旦二公詣學宮鎖院私試擇掾屬馳聲場屋者同考之選猶禮貢嚴類棘圍明鏡前平衡下蚩妍卽辨銖兩不差士子得占榜者同華袞之賜其勉勵又可知已屢以省醢百壺見貺助醉經之餘旨講鄉射之遺風酌唐舜薰釀味周孔醢厚斥諸子之

澆漓黜老莊之淡泊吸幽挹元發爲英華陶然於洪鈞之中豈設醴之比哉將見直玉堂侍金馬謀正體斷國論詔感卒泣檄愈頭風一書下燕國三箭定天山孰謂秦無人也諸生其勉旃勿負我良相賢大夫教養作成之意正大二年十二月中潯蒙泉劉渭謹記金石萃編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碑

李邦獻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聖人之所深惜也物有垂成而不遂者君子見之亦豈無慨然傷悼而欲遂人之心汧陽玉清觀營建有日矣旣成而復謀記之於石以延安令常元亨爲文期日刻之適西北寇至以是遂輟今猶未克摹勒是可歎也頃西省郎中粘割公子陽被檄自朝郡入於鳳鳴道經是邑其宰導而謁之旣至堂廡清肅門壇闐寂檜柏森密竹木叢蔚而又汧水北來石壁當其衝勢若窘束不得逞回折而流湧湍激射若雷之殷殷然其區處域別皆有佳趣或面山而廬或枕石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顧洒

落殆若世塵所不到悵然眷戀而不忍去周行徧歷見素碑瑩鏡而無字刻詰諸主觀因得常令所爲文然邊幅破裂字形漫滅絕去者十二三讀至行盡每每句不相續至於經始落成猶未見爲文之始泰和丁卯歲爾公曰石旣礪矣文旣成矣何待而不遽立也主觀答以兵革之故公執紙惋歎卷而懷之因許以補亡葺罅而後命工開鐫必爲若輩終是業也一日僕以事詣府謁公於普照方丈以此文示僕因命考之其大略曰縣之東南抵汧之石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石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所鑿也瀕岸而北藉石臨水有地廣袤數畝始全眞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是人敬師之旣而羽衣黃冠爭築室於其側皆願執庚桑楚之役他日師集其眾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所爲而棲此煙霞之勝境具何福緣而享此樂也歟夫作一己修真之地曷若爲萬民祈福之宮吾願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眾伏膺師訓唯諾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

化於縣於是遠近響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貧以其力故材木磚甃凡所當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旣而請額於朝廷而勅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續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同學於善慶與門弟子思師之德龕其像而事之其始終可見者如此而已而公徐曰子爲我因其舊文而更新之僕以初未嘗親歷其地且所誌者不詳而欲固辭因語公曰道家者流而以清淨無爲爲本今師勞人之力而糜土木之費非所謂知其本者也何以文爲公曰不然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老氏之微旨也師佩是言而有度人之心然人之稟賦各異天資厚者善由中出而易入於道薄者扞格而不能合故假神明之像使日知所敬以畏其外由之以厚其中也師豈好爲浮夸侈靡者哉況因夫人之所欲爲而爲之非能力使強斂烏得以是而訾師也且夫物旣有成而微闕者因而成之亦士君子之美事也又何辭焉聞公之言卽公之心則知廢者皆可以興墜者皆

錄
可以起因援筆而粗書之正大乙酉季冬二十七日記
甘水仙源

中嶽廟碑

李子樗

名山之在天下爲不少矣其閒巍然爲國之巨鎮者靈嶽有五嵩
其一也然恆衡岱華皆據其區域之偏孰與夫宅四方之正中得
土行之正位峻極于天若是之大者乎此聖王所以載在祀典享
以帝號尊而廟之古今所同也如漢之元封增祠太室創爲奉邑
名曰崇高亦示其尊崇之意禮至隆也唐之登封用標神嶽因以
屬縣改曰登封亦取其封祀之義儀至縟也考厥由來蓋有是祠
然後有是縣縣非徒置也爲祠而置之也則爲縣宰者豈可不敬
而奉之哉聖朝有天下以來歲時之祭特命有司行之祠宇之廢
亦命有司修之著爲常令其爲人臣者固當遵奉其令也然歲時
之祭已聞有司行之矣祠宇之廢未見有司復修而崇起之也越
正大之五禩蒲察公以廉能辟來宰是邑下車未幾已有能聲一

日謁祠下觀其棟桴摧折丹青漫滅慨然有完葺之志以爲國之事莫大於祀典之經莫大於祭今神宇如是上無以妥聖帝之尊嚴下無以副邦人之瞻仰殆不稱明天子所以重祀之意豈君令臣行之道歟乃具狀以聞旣而公檄委公以本職監董其事公以得遂所請卽舍於廟側朝夕從事籌計摹度以官給所貯白金悉就工役於是居民子來荷鍤輦土運斤制木陶甓施繪藻支傾而正易故而新皆忘其役使之勞蓋公能說以先之也公又喜割已俸以佐其用胥吏亦樂出己財以爲之助故斂不及民而用度足所費省而其功大經始于正大己丑之五月落成於是歲之九月觀其殿宇復完廊廡載整儀像之采服增飾樓觀之甓瓦更新門闥階陛悉加整肅華不侈質不陋一遵曩日制度而潤色之至於三浚寒泉益祠室之清六植仆碑增祠室之觀公之用心可謂盡矣所謂經之營之不日成之也宜乎廟祠烜赫炳耀眾目駭視恍如復幻出一新盛景於斯也然公猶以爲未盡輪奐之美恐有

負朝廷之委任也非不矜其能不伐其功者能與於此哉縣人張師魯等樂觀其事來請於僕以記之僕喜公政迹之多善此又善政中之一端耳姑以經始落成之歲月而識之敢爲之銘其辭曰維天之清有柳其星精氣下降孕爲嶽靈惟嶽之位宅中央地其勢巍高其德剛粹漢唐之隆禮具升中仍置奉邑崇高登封國朝累聖山靈告慶歲時之祭有司是命公來下車敬謁之初載瞻棟宇歲久摧如乃撫祠令具以申請旣而公府委公完整公意欣然度官府錢悉就工役說以爲先仍割己俸以佐其用胥吏聞之亦爲風動及臻厥成炳耀丹青儼若儀像崢然棟楹縣人好事請僕以記惟公之功暨公之治已播民歌功成治異更待僕言是爲言贊石刻拓本

全真教祖碑

完顏璘

皇圖啟運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圓賢哲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摩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孔子之家學者

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傳不行而到居太上老子無爲真常之道者重陽子王先生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妄幻獨全其真者神仙也先生名喆字知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也先生美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辯以此得眾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半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眷間收復陝西英豪獲用先生於是捐文場應武舉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還被道氣充餘善根積著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齊攝事秦民未附歲又飢饉時有羣寇劫先生家財一空其大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鄰里三百餘戶其所亡者金幣頗復得焉又獲賊之渠魁先生勉之曰此乃鄉黨飢荒譬如乞諸其鄰者亦非真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敬仰先生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先生得安是後於終南劉蔣村

剝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
於是鄰里見先生曰害風來也先生卽應之蓋因自命而人云正
隆已卯季夏旣望於甘河鎮醉中啗肉有兩衣氈者繼至屠肆中
其二人形質一同先生驚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其二仙徐而言
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句八上始遭逢
口訣傳來便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問之鄉貫年
姓答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則不知也其異歟留歌頌五命先生
讀餘火之文載全真集中自此棄妻子攜幼女送姻家曰他家人
口我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爲詩故以猥賤語詈辱其子
孫其末後句云相違地肺成歡樂撞入南京便得真後別號重陽
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
中坻凡肆口而發皆塵外語鄉人唯以害風謔而未始詢其意遇
游則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飲者亦不拒或以壺取水與人但覺
其釀香冽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神漢因止酒唯飲水焉人聞先

生口鼻閒醺酣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庵村民
驚救見先生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三年之後別有
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未比我風流之句凌晨東邁過關
攜鐵甌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緣爾七月至山東甯海
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夢南園仙鶴飛翥未幾先生至馬公信猶
未篤先生於鶴起處築全真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絕
水火庵至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戶扃閉
先生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其神左目右轉右目
左轉或見老少肥瘠黃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夢母曰
有客呂馬通者未嘗語人次日先生訓馬公名曰通馬復夢有梓
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卽辭乃尊有關中之行被席出家見一道士
入族人馬戶曹邸馬亦隨入見先生與道士對坐有馬九官人者
求術於二老先生目公曰教馬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
百餘字夢覺唯記歌尾三兩句云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

方翌日先生訓馬公法名曰鉦號丹陽子又夢隨先生入山及旦先生便呼公曰山侗至於出神入夢感化非一有譚王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爲弟子先生以滌面餘水賜之盥竟眉髮儼然如舊頓覺道氣瀟灑訓名處端號長真子又有登州棲霞縣邱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先生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後願禮師者雲集先生誚罵捶楚以磨鍊之往往散去得先生道者馬譚邱而已八年三月鑿洞於崑崙山於嶺上採石爲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先生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閒樵蘇者懽呼作禮遠近服其神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庵中人見游於肆或留之飯預言來餽者何神通應物不可概舉至八月閒遷居文登姜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輩見目前琉璃瑪瑙珍珠眾寶競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三教七寶會九年己丑四月甯海周伯通者邀先生住庵榜曰金蓮堂夜有神光照耀如畫人以爲火災近之見先生行光明中

甯海水至鹹鹵先生呪庵之井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就庵建三教金蓮會至福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游蓬萊閣下觀海忽發颶風人見先生隨風吹入海中驚訝間有頃復躍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卻見逐水波汎汎而出或言先生目秀者卽示以病眸或誇先生無漏者卽於州衙前登瀛凡爲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登州建三教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先生者蓋子思達摩之徒歟足見其冲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萊人從之者眾獨納劉處元者號長生子有釣罷將歸又見鰲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邱劉譚馬也又於甯海途中先生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至查山王處一庵其傘始墜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柄內有翁陽子號王自髻鬣閒嘗遇元庭宮主空中警化今呼云玉陽子是也與甯海州署相對有卜隱郝生醫肆先生倒坐於其閒郝曰請先生回頭先生曰爾不同頭拂袖而去郝亦隨悟乃廣甯郝大通也馬公之

妻孫不二者亦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之亞先生
門人又有此三大士矣先生一日告眾曰時將至矣明日西行道
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招本性甦
萬里清風常作伴一輪明月每爲徒山青水綠程程送酒白梁黃
旋旋沽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冰壺筆尙未投從外有史
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先生勸人誦道德清淨經般若心經及孝
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馬公等四人徑入大梁於磁王家旅邸中
宿止時遇歲除與眾別曰我將歸矣眾乞留頌先生曰我於長安
樂村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眾皆號慟先生復起曰何
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化人入道至十年庚寅正
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
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眾人同頌畢儼
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行伏遇世宗皇帝知先生道德高
明二十八戊申二月遣使訪其門人應命者邱與王也命邱主

萬春節醮事職高功五月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
悅命居於官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邱累
進詩曲其辭備載礪磻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承安丁巳六月章
宗再詔王處一至闕下特賜號體元大師及賜修真觀一所十月
召劉處元至命待詔天長觀自重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
傳於世嗚呼先生起西州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
後人使盡逍遙之遊豈不偉歟後先生五十六年嗣法孫汴京嘉
祥觀提點真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點洞真子于善慶二大士
眞實道行宏揚道祖者也殷勤求文於玉陽子友人樗軒居士居
士援筆而爲之銘曰

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溫麗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而不羣工
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絕倫以文非時復意於武戡定
禍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進天不我與蓋公宿緣道氣爲主慨然入
道眞仙自遇頃刻授之口訣秘語人呼害風先生承當或歌或舞

以酒徜徉維摩非病接輿不狂肆口而發皆成文章燒卻庵舍拂
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真道東甯海因緣萊陽通融亟顯神異東人
畢從陶汰真實杜絕虛假鍛鍊百端捶楚怒罵餘鄙解散四子傳
化四子爲誰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真
人玉陽長春大啟其門遭遇聖朝爲王之賓先生高躅望若星雲瀛
海渺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道遙乎真

金石萃編參甘水仙源錄

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

完顏璘

昔人有言仙語無詞心傳道見神丹之訣洞簫之音流注於元虛
渺漠之閒其得之者又不知幾何人哉隱之則紅霞丹景出之則
琳宮金簡如斯人輩似有爲之士也士至於無爲無不爲攜壺曳
履落魄於逆旅酒家之閒吟嘯忘懷與風月爲莫逆此亦近乎大
隱者矣德不孤必有鄰道不我須及人黃秦晁張東坡門下之四
賢也詩文雄深筆力雅健故能宏先生之教馬譚邱劉重陽門下
之四仙也道用冲虛處心清寂故能明祖師之道教何以宏道何

以明其實皆一心也其虛心明道者誰長真子譚公真人也師諱處端字通正山東甯海州人其父卽繆繇之工於權衡出入之間無非平實輟已生資以資貧窘積善累行備餘慶而生先生公幼而秀發聲韻琅然人知其非常兒也甫及六歲因戲墮於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略無傷焉又所居遭火巨棟碎於榻前公方寢熟呼而起之神情自若蓋有道之士非水火所能隕越也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詠物警策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及弱冠乃尊以玉名之遂涉獵詩書工諸草隸一朝因醉遇雪臥於途中卽感風痺之疾公喟然歎曰玉平昔爲行於世略無鮮益中復遇奇疾必非藥石可療之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公飛昇欲據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問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心篤矣至大定丁亥歲仲秋聞重陽真人度馬宜甫爲門生公徑赴真人所祈請棄俗服羽執弟子禮真人付之以頌便宿於庵中時嚴冬飛雪丹竈灰冷藉海藻而寐寒可

墜指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煩甑中拂曉眞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滌面從滌之月餘宿疾頓愈於是公推心敬而事之其妻嚴氏詣庵呼歸公怒而黜之公拜禱眞人求道之用眞人以四字秘訣授之遂立公之名字焉又道號長眞子師命公赴維陽與馬邱劉同處眞人步虛詞中有達眞譚玉之語味之豈小許哉眞人至汴遺訓命四子主掌教門及重陽仙遊公與三大士負師遺蛻徑歸關中瘞之於劉蔣村祖庵之西隅供祭盡師資之禮頃有請長眞齋者公不避嚴凝涉溪而往冰介於鳧舄之間足無所苦人咸異之後寓跡於河朔獲鄆縣府君廟之新庵一日先生鎖庵而出云往衛州至夕廟官溫生者見庵中光輝照映卽窗隙而窺之見先生通火而坐溫驚疑潛退未曉默遣人趨州託乞藥於師其人至衛見先生於臥內尚未起授藥而還復視庵中燃火猶未畢燼與薊子訓歷諸家之說異世而同科爾先生行業頗多不能遍舉姑略而論數事於後凡折齒之憤德也施夢中之

藥神也知巨僚之見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爲人德能通神明可濟靈非仙而何歟又聞先生不擇貴賤賢鄙不異山林城市俱以道化無非晏然作歌詩百餘篇目之曰水雲集宿慕洛陽天中之土人多道心有意作丹成之所因見洛陽之朝元宮昔朗然子之故居也愛其山水明秀遺跡尙存有道士張永壽者時主觀事卽以宮之東隙地數畝遺之先生誅茅捨礫而庵焉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構庵請公居之先生於朱庵中神遊閒似與重陽丹陽遇報以仙期旋復返朝元之故居卽今之棲霞觀也觀在後長春邱公真人立名至大定乙巳歲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世壽六十三昔嘗畫龜蛇者蓋巳年巳月巳日歸真之預知也其門人王道明董尙志自童穉禮先生盡負汲香火之勤先生馭驚之後數十年居仙塋之側主先生棲霞觀事與董生始終醺祭無惰擬行改葬因李公都運先生暨四大道師李公志源于公善慶王公志淵陳公無染以碑銘見囑於老夫敬喜而筆之

銘曰

重陽真人大道之師長真先生攝衣從之以心傳心神鬼不知我知至人生於聖時人貴其異我敬其實東齊發揮西洛留迹語見歌詩名傳金石霞舉元風雲開丹液野鶴昂藏靈龜寶章伏火制水順陰調陽分形入夢道術彌彰先生未亡千載馨香

甘水仙源

錄以上原列卷八十二

金文最卷四十二目錄

碑

重修元武殿碑 正大五年

李獻能

濟瀆靈應碑 正大五年

韓時舉

重修濟瀆廟碑 正大五年

種竹老人

改建題名碑 正大七年

孔叔利

商王河亶甲廟碑

樂著

重建顯烈廟碑

田特秀

薊州葛山重修龍福院碑

呂卿雲

重修眞澤廟碑

李俊民

重修王屋山陽臺宮碑

李俊民

縣令崔仲通神霄宮祭孤魂碑

李俊民

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

李俊民

澤州重修廟學碑

李俊民

以上原列卷八十三

河中府重修廟學碑

見文雅

段成已

猗氏縣創建儒學碑

段成已

霍州新遷學碑

段成已

谷山寺碑

杜仁傑

東平張宣慰登泰山碑

杜仁傑

重修襄陵廟學碑

見文雅

麻革

佐元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

趙著

重修中鎮廟碑

劉祁

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

以上原列卷八十四

秦志安

金文最卷四十二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重修元武殿碑

正大五年

李獻能

河中控秦扼晉表裏山河形勝樓觀之美昔人稱之至於神祠佛刹亦金碧相望府署北城由逍遙樓而東次名閭堂有殿曰元武世傳元龜朱蛇靈應甚著歷世奉之唯謹兵火之餘悉爲灰燼元光改元之明年王師復府城移置城下隘陋囂雜甚非所以妥靈揭巡度之意也正大癸酉前元帥完顏公始因故基掃除瓦礫殿而像之遂卽高爽然府遷於防秋東西靡定人心搖搖神亦胡然而甯戊子秋元帥夾谷公奉命來鎮是邦周覽形勝慨然請於朝完城郭備器械訓兵撫民以爲固守之計凡所以興廢補弊罔不修舉乃復加增飾煥然一新其於奉事之禮尤加誠敬由是人心怡然神亦以安顧元武廟未有記命獻能載其事謹按元武郡國

之所通祀徵於道家書謂能麾指神兵訶禁不祥以護國衛民者也今敵勢漸衰王師屢捷行將盡復舊疆神必有知之元帥公之忠敬神必有歆之下民厭亂久矣神必有察之必能請命於天攘斥勅敵陰有以相之也將見召乎風雲掃清妖孽洗滌山川復還舊疆觀神之力居多焉然則人之報神者豈有量哉謹誌於石以爲中興之兆云

蒲州志

濟瀆靈應碑

正大五年

韓時舉

歲在戊子天子以去冬不雨宵旰憂民粵春王正月遣資政大夫中常侍兼上林署提點宮籍監使內□□□□藥局直長高佑銜命降香於濟瀆顯祐清源王天語一發不浹辰而雨至者三使車在路雪復盈尺民熙熙然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二月□□使高佑口自口京師由三城戴星而行未及巳刻已抵祠下謹默致聖意及所賜香酒拜祝於淵德殿尋奠紙於海紙立下如掣俄頃風行口口勢急洶涌有神物出其閒狀大數圍俗所謂二將軍

者延頸被紙延首東南且進且退如舞如蹈凡數四有望闕謝聖
恩意中使高佑敬懼醺酒神迺前口及數厄悠然而去觀者如堵
以謂聖主之德至誠感神躍魚之祥桑林之應方之皇朝邈不及
矣天且不違況於神乎神且不違況於人乎中興之功日月可冀
畢祀皆合爪致禮鼓舞而退吏口口爲口口未之睹也懇請立石
以紀聖感之萬一敬謝不敏拜手稽首以書之正大五年春社後
二日謹記

金石萃編

重修濟瀆廟碑

正大五年

種竹老人

大金正大戊子歲自前冬不雪迄今春未雨二麥頗旱百姓惶惶
然皇帝之心憂民不啻遺資政大夫中常侍兼上林署提點宮籍
監使內侍局令尙藥直長高佑戴星馳驛受命呈香禱於濟瀆顯
祐清源王復日至祠正冠整服潔體齋心夙啟天誠夜獲嘉應膏
雨已容耕春雪又及尺俄有神物出海領紙吞酒朝闕如謝使者
迴京都異事奏上上深敬悅賜銀二萬五千星委自孟州長吏防

禦使僕散桓端提控同知納蘭和尚辭職監修構大廈之良材鳩
三昧之妙手重簷疊甍操碧繪金嚴崇聖像謹飾從尊駕瓦紺天
鳳門輝日役未十旬功興萬數殿廊齋廚創作一新也市民嬉游
無不祝讚匪靈應之神君豈可達於朝廷非聖明之天子莫能肅
於廟貌物成有日易舊更新聖哉神力德哉王言德耶聖耶猶不
能盡理述焉

金石萃編

改建題名碑

正大七年

孔叔利

府庠舊有題名然附他貫者皆闕而不書議者疑之正大乙酉行
省外郎集賢上黨張公以幕府餘暇閱月校試因覽是碑謂諸生
曰國家設學之意教育均矣每遇大比勝不乏人至於紀錄獨取
此舍彼則恐於獎勵之道未備迺命耆宿參訂名籍自高平李公
簡之而下得二十有八人刊之貞石以發幽光使朋來求價者履
跡景慕指某人隸業於此而登第某氏宦游於此而成名思與並
驅爭先其益可勝旣耶舊碑之建也制度頗狹歷年滋久得人加

多凡來書榮者或投隙抵罅僅容數字一何略也今茲告成極其宏壯前所不載者俱見攬錄願不偉欺噫後之登科者請隨榜如式書之儻易舊矩而作新意非所望也敢以此告是年十二月中澣日門人孔叔利謹記

大定十九年張行簡下 李仲略 高平 賈益 通州

大定二十二年張甫下 焦炯 開封

大定二十五年徐驥下 李秉鈞 大定

明昌五年張檝下 趙去非 定州 經義楊雲翼下 趙思文 定州

承安二年呂造下 賀天祐 三原 劉光謙 大興 高國鈞 鶴野 經義

李著下 馮璧 吳定

承安五年閻詠下 武洵直 武功 高崧 遂城 劉從謙 安邑

泰和三年許天民下 王嗣初 同州

大安元年經義第一 邢天祐 浮山

崇慶二年黃裳下 仇庭用 扶風

貞祐三年程嘉善下

馮辰

嘉善

王元舉

抄屈

高宇

勝

興定二年張口安下

李介

遼陽

興定五年劉遇下

口獻臣

口蘇遘

臨晉

李獻誠

河中

李恆亨

河津

經義喬松下

李獻甫

河中

正大元年王鶚下

第二人劉繪

獻州司

張柔中

大同

楊傑

大興張

邦憲

信州

李元

儒師

牛炳

河中

吳芝

澤州

邵邦用

定安

經義張

介下

張琚

京兆

張珪

京兆

正大四年盧亞下

孔叔利

平陽

吳聽

澤州

張珩

京兆

正大七年李瑋下

任嘉言

汾州

劉源

雲陽

龐漢

太原

郭士元

晉經義孟德淵下

盧翔

豐潤

金石萃編

商王河亶甲廟碑

樂著

茲地之所謂相者其來久矣夫相在大河之北乃唐之冀方漢之魏郡也介懷衛之閒清漳遶其北太行阻其西六峯秀而明萬金通而利東西延袤幾二百里其川衍其野沃其氣候平其風物阜

實爲地之名區勝壤焉昔有殷十二葉河亶甲始都於此王之於
殷也上則有太戊仲丁下則有祖乙祖辛祖丁盤庚其見有於書
者則太戊以修德而殷朝消其異祖乙以巫咸而殷家尊其功盤
庚遷都而殷道復其舊是君之作豈特六七王在其閒其賢可知
也不然誠質之古書在酒誥則曰自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在召
誥則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又曰亦維天丕建保乂
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多方則曰乃維成湯以
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由是觀之故家之所傳積德累仁之事
王皆與焉謂之賢君可知者蓋亦有據云當王之君相也大抵其
治不過尊俎而已其懷民也必彰寬信其行師也必本仁義其示
勸也必慎賞罰其見德也必克宅俊至於子惠困窮則必推湯之
惠澤及禽獸則必廣湯之澤此雖無明據蓋觀其人而知其政矣
惜乎書無所載蓋逸書百篇秦火之不存雖有孔壁之書汲冢之
文皆科斗字時人無能識者故王之流風善政湮沒無聞焉文之

書者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數字而已以此遺蹟迨元魏置州曰相蓋取諸此也雖歷年綿遠其上思賢王之功德重相臺之始祖卽闔闔之東殿而像之爲一方之所崇奉故我王之血食於茲也蓋亦有年矣及遭兵厄劫火一然萬廬灰燼惟此廟無虞巍然獨存蓋神物護持有以致然也尋臻甫定城邑荒榛其後人煙浸復顧瞻王祠益禮敬而香火之遂仍之而增修前樓門廡峻垣旣旣旣實有加於舊矣然素闕碑銘無文以識之一日同年張敏修忠傑道司倉寇邦甯國安里人趙松壽之踵門而告曰商王之廟吾鄉之祖也不可無記向以多故未遑茲事今日敢請愚以爲德之幽潛其光可發也廟不能災可神也人不忘本可嘉也著相人也義未當辭於是斂衽而書此謹係之銘曰

功大祀遠德厚流光欽惟河亶殷之哲王始都相邑法祖成湯配天其澤雨露汪洋世禩六百以道而長亦王之德有功於商史敘其事昔書之詳遭秦焚籍今已則亡嘉我相人允懷不忘其祠棟

宇其像冠裳重始報本血食此方貞祐兵殘火炎崑岡天之所存
予其何傷杳杳英靈優游帝鄉依依德澤鼓舞安陽補亡書篇誰
爲文章發揮景燦日月煌煌區區勒石莫旣餘芳

河南總志

安

陽縣志

重建顯烈廟碑

田特秀

夫忠而識闇不能擇有道之主當代無以建其功若范增爲項楚
劃計雖怒撞玉斗未免爲彭城之廢人矣勇而義寡不能堅事君
之節沒世無以成其名若呂布反覆無定雖巧中戟支未免爲白
門之縛虜矣忠而遠識勇而篤義事明君抗大節收雋功蜚英名
磊磊落落挺然獨立千古者惟公之偉歟昔卯金不競漢火灰冷
六合幅裂羣龍鬪野曹操以姦雄之資挾天子以令四方執太阿
以用其穎以司天下之命窺圖神器坐觀西伯雖名漢相其實漢
賊先主以漢之宗裔稟寬厚之資負英雄之氣下將解黔首之倒
懸上則懼高光之不血食也屈體待士紹復舊物公於是時以謂

子曹則助賊爲虐逆也子劉則輔正合義順也審逆順之理定去就之分委質於先主如風雲之從龍虎也左右禦侮周旋險艱有死無二及董督荊州也降于禁戮龐德梁郊陸渾遙受印號威聲赫然震疊華夏曹操議徙許以避其鋒江東請求婚以結其好使西南僻陋之蜀屹然爲鼎足強國二敵睥睨而莫敢妄動者非公之力歟當時諸葛孔明自謂管樂之流於人不易許可嘗謂馬孟起兼資文武一世之傑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世說多稱策馬刺顏良於萬眾中遂解白馬圍爲公之美是豈真知公者哉且公平昔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方先主在許與操同獵公勸先主殺操而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公怒曰往日若從所言豈有今日之困以是知公之好學通古深識遠見又有大過人者或者謂揖讓道衰世主往往以征伐建大業其武勇驚悍之將不可以數計矣獨稱公哉余請以西漢信布而論之初項籍急圍高祖於滎陽信爲大將破趙取燕走齊王田廣遣

使求爲假王高祖恨且怒賴張良躡足而悟因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何以假爲布初欲從楚賴隨何以奇計說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足召入見布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見帳御飲食從官之備始大喜過望彼旣北面爲臣乃前卻人主以求快已欲是皆市井要利者之所爲也豈若公當下邳之役嘗爲操所得禮遇甚厚公視高爵重賞藐如草壤盡封所賜而去於戲士窮乃見節義方曹勢熾炎劉力孤弱事君不忘其本見利不失其義視信布豈得同日而論哉至今皓叟黃童樵夫走卒聞譚三國時戰爭之事則猶皆鼓譟踴躍以爲公之助若非以識去就分明挺忠義大節何能聲名暴白得人心愛慕之如是耶公在漢爲壽亭侯在蜀爲前將軍逮宋封武安王解實公之故邦廟在郡城之西春秋祈祀送迎奔走四遠之人惟恐其後本朝承平日久制作禮文咸秩祀典慮公之廟歲久將敝特降明命而完新之邦人隨富窘爭獻財力而助成之父老請余文以記余旣喜敘公之忠節休烈亦將

以律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遂爲之碑而系之以詞

漢日羣蝕黃星奕奕誅鋤賢哲狐媚竊國劉實漢宗天下英雄哀我民恫紹復先功公初草服相時擇木予操爲辱幡然歸蜀萬人之敵飛超辟易忠貫金石始終一德魏將覆兵江東請盟華夏震驚隱然長城生爲虎臣沒爲明神四海駿奔豈特邦人條山蒼蒼河水洋洋山高水長英聲不忘

武安王集附錄參平陽府志

薊州葛山重修龍福院碑

呂卿雲

爾時釋迦如來以勝善天人生爲刹利王子初求出家時居檀特山又居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然後證無上果自世尊以降凡修道者莫不先屏紛華隱於山林期造元境於是有意鳥窠雲巢木食澗飲之流或發大慈悲運大神力建大功德啟大道場使四眾有所歸依學者有所棲止此亦先達成道度人之意也薊州之東有山曰葛山昔唐初有智嘉禪師者玉田人也生而超異幼慕空宗恆誦妙法蓮華經洞究厥旨又喜平治道途橋梁

不憚勞苦師一日自歎曰吾太區區生豈若遯跡煙霞以休心乎於是仗錫雲遊遍歷林壑將選勝地至葛山之下覩茲有大乘氣象裴回不忍去乃穴巖以居師一夕月下誦經俄有鐘聲自半山來師驚異曰地固無寺甯有此聞因尋聲而往才及山腹見廢寺故基壞壁閒有龍福院額石泉數處清淺可愛詰旦師結茅其上方半載忽夜有女子詣師作禮師問曰婆夷何來答曰某實非人蠱所化也於此受諸苦惱不知紀極比者吾師讀誦聖教某一心聽受是諸苦惱悉得解脫且無以報德將令左右五里永絕蠱毒言旣而滅事果有驗由是遠近歸向布施惟恐其後乃因舊址爲起殿廡俄成寶坊得未曾有及師示寂居多名僧大安閒有感禪師者自東徂西屆於是院喜其清幽而駐錫焉師又居仙洞及醴泉院卽今大靜寺是也嘗往來此三處道宗聞其名召至禁中延訪移晷仍賜紫方袍加號寂照大師師勞讓數四不獲已而受之退卽敝褐光而不耀奚習之人舊號難化師將入其部或患之師

謂曰孔子不云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時院中有引
辭法師及師之神足左錄大師圓亭皆得法眼因謂曰吾去後汝
二人協力住持遼帝重師所居特敕有司山門林麓禁其樵蘇左
錄公門人善初善元善定繼居之天慶閒歲荒民饑寇盜充斥繼
徒逃難解散院宇爲之一空遼國朝肇興削平禍亂慧日重光元
風復暢初等三人卻返故山見其焚爇之餘惟存瓦礫相顧悲泣
因謂曰先師嘗以此院傳付我輩不幸殘毀盍復修而崇起之乃
其請檀那數十百人告之曰夫教有時而廢亦有時而興汝等得
脫兵厄皆諸佛之所佑也今欲經營遺緒於意云何眾聞是語已
皆大歡喜踴躍贊歎於是富者施其財貧者輸其力智者計其用
巧者殫其工期月之用斬斬一新制度輪奐有加於初正隆左錄
殊公亦久其處今在院同溫法師者俗姓畢氏遵化人也自幼出
家兩以讀經受具足戒都東施仁關觀音院嘗請師爲宗主未及
二載厭其塵囂徑歸舊院藁蓆陶盂冀終老焉溫師念茲院始創

以迨於今數百年閒替而復隆如是非一不有文以序之曷以信
後人乃因余弟員一求紀其事故不可拒若夫佛道變化罪福果
報已詳見於瞿曇氏之書茲可得而略也第取溫師所言外一辭
不贅

欽定日下舊聞考

重修眞澤廟碑

李俊民

柳子厚書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陰昔者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
後子孫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
之碑而其用遂行自是所在營建者莫不用焉大朝龍集庚子九
月十五日丙子悟眞觀樹落成之碑冠蓋雲集酌酒相慶循故事
也或者謂碑之所云異其名也名雖異人心未嘗異也所嫌者材
不中度不足以壯福地此知自有石豈無知者乃相率而求之於
荒榛閒微露節角出土而得之眞良璞也德方以易卦筮之得臨
之節而大而可觀之象於是命工加磨礪焉無毫髮恨父老愕然
相視曰夫神所依者人其有所待也或廢或興亦其數也耶事與

時會豈偶然耶是廟也自唐天佑迄今三百餘年庇休一方實受其福水旱疾疫禱無不應貞祐甲戌烽火以來殘毀殆盡幸而存者前後二殿神且不安人豈安乎由是感激奮厲踴躍就役斧斤者陶甃者版築者圻墁者不募而來不勸而從缺者完之仆者起之繪事之漫漶者色之不日而新無愧於初父老請以其事實之碑德方笑而諾之就用其石慰人心也其使之敬鬼神向元化振仙風德方有力焉因索余爲文以刻之其詳具於前後之作者言乏則幾於贅姑頌之以詩以告其成云

川原自秋色爽塏變荒土騰空仙馭遠闕歲遺廟古頽基埋草莽敗壁剝風雨枯松噪寒鴉老瓦竄飢鼠煌煌星各位耿耿月獨苦鞠躬香火民默與杯琰語眞游厭塵雜非類敢狎侮豈惟奪時享乃又虐神主曾無一震威蕩滌還淨土黃冠得仙李起廢心已許聞聲應如響爭地築環堵圖全出眾力能事在一舉周旋禮俗中百福神所予刻石示將來不朽邁石鼓

重修王屋山陽臺宮碑

李俊民

王屋山者在底柱析城之東仙家謂之清虛小有洞天三十六洞天之一也壇之南十六里曰陽臺觀者小有洞天之一也其靡然而逝隆然而起似近而遠似斷而連隱隱乎山之陽者九龍戲珠嶺也東向二百步許溢天一之水白而不濁甘而不壞爲九鼎金丹之祖者洗參泉也巖竅其腹廓然有容噓吸元氣與山澤通者西北白雲洞也位高而自抑勢仰而還俯如竦如懼如趨如附北面而朝壇者華蓋峯也亂峯之閒邃而深幽而往窈窕而入延袤而上者紫陽谷也樹林叢翳虎豹卻走蕭爽森肅鬼神護守者上方院也自是出避秦溝陟瘦龍嶺躡仙橋款天門然後登壇而朝玉頂凌風汗漫披雲杳冥其去天闕猶咫尺爾時天界諸天悉以天眾見於每歲朝山之會宜其爲洞天之冠也大唐中中巖道士司馬鍊師始奏置陽臺觀道場立像而嚴奉之並御書額壁畫神仙龍鶴雲氣等升降輦節羽儀金彩輝光滿宇遣監齋葺元伯齋

圖畫事跡題目奏聞時開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也元祖之教
繇此而振山林學者皆生無上道心不退轉志宜其爲福地之冠
也又按司馬別集曰余居王屋清虛洞側獲眞篆仙經二品一曰
元精一曰丹華又覩玉皇寶錄乃知上古丹寶並傳而莫不遐年
自夏禹後遂止亡有繼者余不敢漫泄復藏於名山以俟其人開
元十七年仲秋十五日記以是考之陽臺觀之成也在司馬鍊師
藏丹寶後之六年開元二十三年乙亥也下值大金貞祐二年甲
戌凡四百八十年兵火而毀觀改曰宮隨世沿革索其名爾嗚呼
玉笈秘文流運道氣猶有昇沈之時巍巍華構豈無成壞耶累
代重規一夕焦土草木色斂煙霞氣沮方外之游未嘗過而問焉
正大四年丁亥林州先生王志祐由平水抵王屋周覽勝區感歎
陳迹慨然有動於心邑令及司氏昆仲挽留住持養道餘暇以起
廢爲事不募而役集不鳩而材具變污以潔易故而新宏大殿堂
修直廊廡復靈官之位列齋廚之次接遇則有賓館招納則有道

院其用簡其功速旋天關迴地軸華日月而平北斗其爲力也大哉廢始於成終於成興始於亥終於亥一紀而廢一紀而興疑其有數存乎其閒爾先生少業儒術長慕元理年高行積境滅心休幽人逸士望風稟受號曰棲神子一日與余邂逅於山前頗得其所長蓋以靜爲基以慈爲寶慙而愿厲而溫有竹林高致不嘯傲昇平有盤谷雅尙不輕欺富貴味老子五千言不讀非聖書悟廣成長生說不作矯俗事龍伯鈞後長愁海上之鰲子晉歸時難駐雲閒之鶴大朝已亥歲三月二十二日壬辰登眞於嶽雲觀春秋八十有八其徒曰定曰忠曰祥曰元曰溫索余文其碑故欣然書之以示來者其辭曰

太行肆元連亘王屋天設之險神奇所畜煙蘿渺然若化若遷誰其主者小有之天天台鍊師卽宮於茲奕奕榮觀百世之基中原驛騷劫火莫逃虐焰毒燎毀仙所巢猗歟王公復此故宮彼徒者清始終厥功事舉其墜風振其頽濫觴元源實實枚枚欲去者留

既往者來雲軒羽蓋肅焉徘徊突峰秀巒光凝翠寒乍隱乍現聳
如髻鬘泉涌流決巖回望薄或抑或揚響如珮玦柏松茂悅芝芬
桂芳可糗可糗既壽且昌鶴翥龍矯鸞翔鳳鳴可駕可駟游乎太
清朝煙暮霞我仙所家坐閱人世浮如落花大哉道域悠久不息
何以誌之他山之石

莊靖集

縣令崔仲通神霄宮祭孤魂碑

李俊民

人之生或幼而殤或壯而夭或幸而不殤不夭獲考終命者則榮
而獨或不幸而遭天之變人之禍邦之憲身沒而名滅者宗亦覆
吁幸不幸皆命也其視世其家碑其墓廟其貌而配饗不絕者異
矣夫不幸之中又有幸不幸者焉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故鄭子產
有言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所以歸之正謂此也道否以來兩
政交惡玉石俱焚冤魂無依哭聲相聞哀於泰山之虎猛悲於桓
山之鳥別其無所歸幾何不憑於人而爲厲者哉當是時也生且
不遑恤況夫死者乎獨晉城縣令博陵崔公達惻然有動於心乃

於野外拾遺骸而瘞之又與前上清宮提點大師孫景元道正李處靜十月十五日就本州神霄宮設黃籙大醮爲壇位而祭也其幼而殤壯而夭者在此位幸而不殤不夭考終命而歿獨者在此位不幸身沒名滅覆其宗而無配享者在此位師乃於元科之外以幽明之故始終之說施報之理因果之事發揚呈露豁人心而駭鬼聽公乃吉蠲從事其迎來也有餘敬其送往也有餘哀欲其慘而來舒而往新大故小皆適其歸嗚呼恤人之所不遑恤使不爲厲合於子產之言識者以爲知禮其可以無辭乎銘曰
雅廢國屯四海揚塵魂兮來兮天地廓清虐焰方沃蠶蜂搖毒魂兮來兮鱣鯢被戮干戈厥躬腹背勅敵魂兮來兮靈臺偃伯骨肉不收離居蕩析魂兮來兮宜爾家室不周之粟不虞之臘魂兮來兮今薦馨德不屋而號不宮而弔魂兮來兮今有寢廟忠肝義膽不辱不屈魂兮來兮此乃血食暴露風日沙場草白魂兮來兮此乃掩骼洋洋如在曳曳而出公之豐潔是享是格如歆而類如祀

而族公之信孚宜介之福

莊靖集

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

李俊民

無戰之國民多壽好戰之國民多天夫戰危事也民之壽夭係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書戰者二十三內戰敗績六外戰敗十二
豈惟戰者其侵伐襲討潰滅殲獲等例書者不絕故其民壽者少
而夭者多豈惟民哉死而不得其所者何可勝紀或見於新城之
巫或啼於貝邱之豕或踊搏於寢邱之夢或叫登於昆吾之墟或
如若敖之餒於楚或如伯有之懼於鄭或與獻子而相訟或同實
枕而爲祟皆不得其所而又無可歸可哀也哉聞內史過之言者
則以物享之用鄭子產之事者則撫之乃止由是鬼有所歸無復
爲厲故筆之以爲春秋法自中國雅廢以來天道在北日壽于戈
無異於春秋之時靡爛之餘百怪爭見無異於春秋之民吁是時
也孰能以春秋之法享而止之哉澤州長段直念常在此欲爲之
而未暇也歲在鶉火毅然力行之應於郊野暴露之骸斂而哀之

卜葬於馬英得鳳凰之兆且其繇曰鬼宿騰芒積尸在傍月建之下可以伏藏正月十一日壬午隨所指而窆焉乃以信士劉巨川檢舉典常嚴修祀事外內戒飭以洽百禮建立壇場設無上黃籙淨醮三晝夜位分三百六十不以遠近無主孤魂并設壇附薦亡靈等眾一切召請而祭之十五日丑時解席告畢以清虛大師前提點上清宮太上昇元內教秘籙弟子賜紫孫景元妙達大師前管內威儀太上正一三五都功賜紫李處靜奉行法事暨法籙道士程德元等四十餘人三時行道華夏步虛備演三洞靈章敷露五方眞文拜表啟元散花賦水惠風與薌燎清塵璧月共燈輝縞夜無礙筵前至者相鄰昇仙橋畔度者爭光聽元始符命受九眞之戒佩昇天寶券出五苦之獄悔吝消行高障滅迴脫冥津咸躋道域嗚呼死生之說果如何哉夫死者生之盡物之變者也其有知乎其無知乎豈蕩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與木俱腐乎豈精爽在天結爲光輝以助臨照乎將復還乎名山大川返其英靈之

氣乎豈奮爲明神廟食人世福善禍淫乎將厭人閒之勞貪南面王之樂乎是未可知雖聖人亦所不言然而於死者之禮尤盡其詳者蓋欲盡其事死如生示民之不忘也以春秋之事考之則見矣謹屬辭而爲之銘曰

懷沙楚騷江沈浪漂不有巫陽孰與之招縱橫戰場地塗肝腦不有李華孰與之弔豺狼路荒羈鬼相望咸殄厥祀君子攸傷悠悠返魂我公所賓享之吉蠲靡疎靡親肅肅靈壇我公所建誠之感格靡近靡遠盍簪星會恪居精思不倦於勤用相其事欽彼棄骸葬筮之地告以兆語於民之位暨啟冢土其日壬午入此穴處靈其鼓舞送之而往迎之而來來迎往送且敬且哀靡神不舉無虐神主以禮始終宜福是與亡者可矜存者可恤存亡之民係公休戚

莊集

澤州重修廟學碑

李俊民

郡之廟學舊近市宋至和乙未太守吳中徙焉憫其民之不喜儒

術境內貢舉五六十年無一人登高第者於是聚徒養士以東里學規教授習俗稍變至元豐乙丑黃夷仲題秦氏書齋澤州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朱紫半夫三十年閒何作成之遽耶蓋不患民之難化患教養之不至爾金源百年由學校取士化未純而中原亂貞祐甲戌春元兵上太行烈焰所焚蕩然一空丙子高鳳議重加修葺幾完而又燬惟大成殿僅存爲殘民所廬中外荒圯鞠爲園蔬矣逮我侯段公之鎮是邦也蒞政之隙專致力焉去瓦礫翦榛蕪峻以環堵廢者起之缺者補之廟像之漫漶不鮮者飾之志之所向與古人合昔文翁起學於蜀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弟子除其繇役不數年爭願入學富人至出錢以求之蜀地大化後令天下郡國皆立學自文翁始我侯之首善也豈獨爲一郡一國立學之始歟安定胡翼之在湖州之學去來者數百人各以經傳相授以仁義禮樂爲業其教學之法最備後詔州縣皆立學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法爲太學法我侯之崇儒也豈

獨爲一縣一州教法之始歟田表聖知睦州下車興學表請入紙
國子監印經籍以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孰若我侯購求多方私
家所藏麾下將佐及趨走吏所得莫不出之又於東萊宋拔雲處
獲三洞秘書兼收並蓄幾萬餘卷上不煩於官滕元發知鄆州學
生食不足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
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孰若我侯取附郭田千畝以給
之漳源郭資善暨從姪南士人王天與割己業助之下不侵於民
王義方在吉安也其民梗悍不馴乃遷生徒開陳經書行釋奠禮
人人說服我侯之來嚮也率僚屬具牲幣遠近學者畢集髫童執
禮登降跽立靡不中節觀者異之賢於吉安遠矣常衮在福建也
閩人未知學不肯仕官親加講導歲貢士與內州等我侯之敦論
舉子就兩府試預選者百二十有二人朝廷命加精進以聽擢用
時議許之賢於福建遠矣噫凡人之於事好之而且有力無不遂
我侯一舉兼數賢大夫之美力而好之者也多難之世好事者鮮

能爲人之所不爲人不以爲迂不待請於上而毅然行之人不以爲專先事而後役其功簡其效速人不以爲勞堂堂齋廡庖湍之次儲書之屋延賓之位煥焉一新制度稱其宜人不以爲侈旣成之後束修子衿鼓篋入學絃誦之聲洋洋盈耳纓冠束衽卒出於戎馬介冑之閒其亦太平之象歟我侯戾止樂且飲酒三爵之後有拊楹而歌者曰學之邃如以藏以修學之曠如以息以遊愷悌博雅茲學之化周旋動容此學之風朝於是夕於是揖讓乎其中吾道不窮我侯之功何以報之從祀學宮不才閤筆硯久矣聞其歌而說之特書於石以俟木鐸之採焉

山西通志卷八十三

猗氏縣創建儒學碑

段成已

孔子適衛見衛人物之繁盛曰庶矣哉冉有問何加焉曰富之復問又何加焉曰教之此夫子一時問對之言實萬代爲邦之良法也觀夏商周三代之仁政所以淑諸身者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求其意初不外夫子之一言三代之學者考於經可見教之有本末

行之有次第培植養育積久而後教化成風俗美太平之基立培之深故其成之也大養之漸故其傳之也遠計其效往往見於數百年之後有天下者莫長焉此王者之道也王者之道夫子之道也有國者賴之猶人之於穀帛不可無也故世尊以爲先聖祔之於學而以王者禮享之以門人配之百世不易非僭也宜也一治一亂學有弊而夫子之道無弊自天地大變天下之學所存者不一國朝革命事倥傯不暇給已嘗致意於學矣有以儒自名者命復其家恩之渥古無有也中統改元天子深惟致治之本在於富而教之分田峻之職以賞罰勸農桑設置學官以教養學者與夫子之言聖王三代才育之仁政其揆一也郡縣承風學次第以立猗氏居秦晉之衢冠蓋結轍於道有司疲於奔命學校事未暇計也至元癸酉李侯仁來主縣簿會釋奠先聖執事者埽地序位侯旣祭以出周覽廟學遺址噫歎良久曰國家開設廟校廢如是可乎他邦皆有學而吾邑獨不能祇順德意恥也相基之舊以步

武計其縱九十五衡二十五規模下窄不足以營度邑人荆鑑施東偏地以廣基長闊分數與舊基址均其計地得畝三十卜日之吉揭竿樹表構正室二筵廣輪十一華而不浮儉而不陋輪焉奐焉神足以安宇廟曲回計二十架門弟子配享內外上下之序一循舊制春秋二仲三獻入奠各有其位麗牲登歌各有其所兩廡繪像餘地爲學者藏修之室應門居中皋門居外大小異制壯偉閎耀過者起敬始落於至元丁丑七月成於戊寅九月學之始基也越明年二侯靳麟哈刺帖木兒相繼而至議以克協惟匡輔翼不以餘事妨其役使李侯得盡心焉工告訖功李侯曰非二長之賢吾無以展其勤學之成二長之功也二長官曰學卒圖簿之勤至矣吾二人何與三侯相濟此廟學所以成也倅來主王生思永丐文以記之生邑人也常學於予得介以來謁乃語之曰學以養材求爲國家異日之用非徒徼富貴利達而已大學之道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國家天下其原在於致知格物格物之理以致吾之

知達則行道於天下而收兼善之功否則修身以自見猶能誦所
聞以歌詠太平之盛美此朝家立學本指亦三侯所祈於一邑爲
士子者如此爲士者勉之無媿三侯之用心可也前侯黑台奴有
始基之勞今遷河東縣教諭曹蕭典史劉瑞董正先後勞亦與焉
堂有基完葺之尙有望於後之君子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三侯所共李始基之二長繼踵維匡調護初終克鞏土
木金石取其其用乃新斯宮神罔時恫春秋釋奠典禮攸重翼翼
元聖衣垂手拱學耆見之惕焉增悚歲未再周功成何敏培植教
基其永無隕

荷氏縣志

霍州新遷學碑

段成已

自京師至郡邑皆有學學皆有廟以夫子爲先聖郡守邑長徧天
下得以通祀古也兵興以來廟貌盡廢人襲於亂目不睹瑚簋之
儀耳不聞絃誦之音蓋有年矣國朝開創復儒生之家以勵天下
恩至渥也而四方之遠民未盡勸訟未盡息遺風餘俗狃於舊而

未盡移易者何哉人不知有學故也皇帝臨御天下庶事皆有條貫越明年分置學官有司以治道先後之不同故郡縣之學或有興與未而霍之爲州又當河東南北兩道之衝在職者簿書期會之隙奔走將迎日不暇給其於學尤不易議至元二年夏四月韓侯爽來典此郡下車按國之故謁先聖於廟廟學遺址莽爲瓦礫惕焉而懼蹙然不甯退卽公堂會同僚徹里伯高侯忙中斛暨諸郡吏共商略建立事眾謀僉同如出一口會大府一府掾分屬諸郡以戒不治知事喬君居郡爲霍吏目始至申前議不符而合初進士張國維營葺累年勤亦至矣未及次第而卒訪其遺材僅得三四而棟梁柱石之用尙有缺焉相學之舊卑陋狹隘不足以揭虔妥靈迺卜宅於舊學西北豐衍端夷其宇神甚宜命工蒔焉得地廣三十舉武其袤倍差樹表定基各有攸當以諮於故老故老罔不悅以復於方伯方伯稱其是迺其分廩會以濟其闕徵庸僦工人競用勸功未訖賈侯來代徹里伯喜事之集以不與始謀爲

欽贊其成愈力歲丁卯冬十一月正室成棲神像中配以顏孟十哲廟貌隆峻觀者快然而師儒之室講肄之位其餘材猶足以卒事迫於瓜期以遺來者喬君以三侯之命來謁文子以久病爲解而請益堅迺諭之曰子產不毀鄉校於鄭訖春秋世鄭不乏爲禮義之邦文翁興學於蜀以蜀之鄙夷其材與鄒魯並而號稱易治子產文翁之政美矣使後來者繼之亦如賈侯之代於前增而築之恢而大之他日俊民之出禮俗之成其亦知所自矣此不可以不書至於施地施財力其厚薄之差俱列之碑陰以見霍人向道之漸

山西通志

谷山寺碑

杜仁傑

凡選樹道場必去人境遠者爲勝必依山之名而尊者爲勝然山水面南觀雖拔地倚天其氛翠變態終不至奇邃必之於其陰又絕勝也是刹焉乃在泰山之北及訊得居者曰殊不類塵世吁異哉可得具此三美者也非有大福慧孰能選是非有大智力孰能

繼而樹是初寺之未基也維意以荒之既基矣維甯以廬之既廬
矣維朗增而廣之既廣矣維崇又文而閣之厥後以拏兵日久主
者不一其心而稍復灌莽之天惜哉今僧謹夏臘不滿三旬許巖
巖然迴出倫輩誠法中龍象人天之具瞻也居無幾疏海目以泉
可飯可漑室坤漏以園可蔬可果夷天險以田可甃可禾度其工
程疑有神物陰佐其役不然則胡人能勝其天也如此哉後之來
者有能如謹興廢繼絕葺舊闢新卽是谷山第一祖也又何必重
以老少先後次第分別爲一日謹來拉予以遊所謂谷山寺者至
則悅連兜牟不盈尺闔風元圃蓋不數也嘗謂世之爲浮屠者例
置精舍於城府闔闢開政使上乘居之幾何其不消爲下愚反入
迷途者哉如欲立超三界一到谷山便知喧靜移人淹速之度何
如也若夫山川之光怪寺像之隆替有竹溪翁之文石具在故不
復云

泰山志

東平張宣慰登泰山碑

杜仁傑

皇帝中統元載擢用宿儒宣撫十道公首與其選公治河東有異政考爲天下最上親召勞以卮酒至以字呼朝野榮之越四年上復命公爲東平宣慰使書曰曲阜實夫子之庭泰山爲中原神嶽皆在境下所當親祀以至元重九前三日辦嚴以行由沂州門出時天宇晦冥翼日至林廟拜三聖墓雨氣猶未艾信宿抵嶽祠明旦登西華門雲則載陰載陽雨則閒作閒止咫尺三觀在墨潑染閒剎那千百其變公謂所親曰登頂之約蓋不敢定苟晴矣乃行否則恐勞而人旣而五鼓將作陰爲之解駁三唱未終星爲之芒錯於是州刺張汝霖奉符令張仝司戶王天挺及從者三百指具肩輿輦公而上已而過黃峴飯於護駕泉次御帳少憩去天門猶不翅十五里路漸隘林樹回合就其罅望之天光凝碧如紺珠薄暮至絕頂由東以望見山影黝黑偃臥無際頃觀李斯碑僅得數字其餘漫不可識下至登封壇皆厯代磨崖亦復剝裂惟唐明皇御製紀泰山銘其字大如碗深幾寸泥金錯落猶有存者日沒少

頃寒氣已逼人如仲冬時從者燎薪圍坐以待且參甫中公起步
自玉女池登日觀峯六台褰開肅然無纖滓待蒸黍時東方朧朧
乍離乍合移晷日露其半恍然如入無量金色界中凡在行者莫
不歎詫及迴又得西影直抵昧谷若與崑崙爭雄長公輒奮髯驚
則曰吾此行凡三見岱宗面目吾願足矣噫予自壬辰北渡三十
餘年凡九來未嘗覩此奇事雖欲紀得乎古者有天人
之辨謂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真知言哉公純誠人也蓋無往而不協無
動而不言無禱而不應是行之異乃一節耳雖然天下之事固有
邂逅相合者多矣昔衛旱伐邢師興而雨或者謂適與雨會非也
此特純歸之天烏在所謂猶人乎哉至於揮劒成河變晝爲夜或
有此理如韓吏部開衡山之雲蘇端伯借海藏之春皆我輩之餘
事安用詫爲因公此來書諸石以示來者

泰安縣志

佐元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

趙著

公諱志亨字伯通寂照其號同州馮翊人五代瀛王道之後賦性

明敏年甫弱官府薦入京師就住太學兩赴內試不中適崇慶兵
亂還鄉以詩書自娛不復爲舉子計本州節度使魚屯肅請攝教
授事公謝以不能元兵西征因公北渡寓德興深居不出歲癸未
長春宗師自北關回道遇焉公以其平昔聖學浸灌之故至是爲
真師感發之機一召於外而已之矢機立應於內鶴鳴子和森不
可禦尋卽願奉几杖列門弟中乃先謁真常真人爲先容真常一
見莫逆於心遂引見焉宗師亦不以常人待之旣還燕一夕指公
謂二三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挾持吾元門後事也公默然銘於
胸中後數載宗師將歸真宅泉乃以嗣事爲請師曰我之託付伯
通知之矣不必復言長春仙去公謂清和真人曰道教之興自開
闢以來未有今日之盛長春宗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事屬意
在君豈非天平請無多讓遂集道眾并達官貴族天下大老便宜
劉公之屬就迎於所居之數室請定仙號初清和閉門而不納公
多戶而入扶至堂上使眾跪拜堂下名位旣正元風大振公之力

也至乙未清和因祖庭事往闡教於秦晉之間默遺公手書云予年遲而往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況四時之序功成者去未成者來汝當果斷時不可不順公得書乃自念言眞常攝行此事已十年知之者不惟元門道眾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此蓋天也豈人私意所得而可否哉丁酉清和承詔還宮公乃取元初立清和彌縫扶護之禮按爲典故而行之遂立眞常旣畢清和乃以歸老之計逍遙於自得之鄉眞常乃以無礙智慧進服教門之重任輔茲二眞人終始進退俱不失其正者亦公之力也先是承詔教授胷子十有八人公乃於名家子弟中選性行溫恭者如其數爲伴讀令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書庶幾各人於口傳心受之間而萬善固有之地自益開明能知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誠意始是後日就月將果皆克自樹立不惟俱獲重用復以才德見稱於士人又勸宣撫王公改樞密院爲宣聖廟命弟子薛德琚修葺武廟而守祀又創建五岳觀及道庵十餘處爲道眾

修進之所庚子冬十月京兆大傳及總管田侯等請清和改葬重陽祖師以公爲輔行自燕至秦三千餘里凡經過道家宮觀廢者興之缺者完之至百餘所其間公爲之記使刻諸石者六十二三焉祖師葬事旣已復從清和還宮戊申眞常大宗師依恩例賜金襴紫服遷充敎門都道錄權敎門事仍賜以今號蓋嘉之也乃將立元學公復以作成後進之心而贊助之直至有成甲寅秋八月二十三日示疾卽眞享壽七十有五二十六日葬之五華山之西南原禮也化之明日著因以祭文致奠禮於靈柩前門人薛德琚姚志元執公之行狀求爲墓銘將刻石以表之著辱公之交爲最厚因知公爲最詳故不辭而爲之且眞常之於此老一相遇便歡若平生遂引著博大眞人門下同著道家冠服又與築室於宮之右而居之比至物化三十五年之間其相與往來者梁運使斗南陳翰林秀玉賢大理卿德明輩每論及當世人物至以宰輔之器許之其雅量高致爲可知已歷觀三代宗師所行之實跡則是靡

有一事不相咨問不相假借而成之者又於化前凡十數日數往來於似夢非夢之中豈亦各人胷次真理融會之地別有相得於形聲之表歟何其誠通氣合物莫能閒而至於此耶或者往往竊議謂同出身於儒之故茲蓋囿於私智之所見也化之後真常祭之曰與公相會三旬有五不交以勢不聚以富憶初相見無言心許公今假化境出非人生死示跡孰知其神此豈囿於私智者之所能及也哉予故斷之曰如其不然烏得爲寂然乃銘之曰
堂之佐元博大無偏止水應物不隨物遷禮服智燭仁宅義路才德雖兼時則不遇華門圭竇終日如愚窮通有別聖道豈殊忽遇長春星拱北辰一惠發藥德因日新孔廟躬修武廟繼創文武之道將行有望公之所開豈小補哉贊成元教亦卜大來荆金趙璧光而不耀英華外發誠明內照昔日非熊公學猶龍彼此一時不謀攸同刊之金石磨滅有終盛德流風云胡可窮

甘水仙源錄

重修中鎮廟碑

劉 祁

九州皆有山必以其魁碩偉傑者爲鎮以其能蒸雲洩雨障蔽固
圍係民望而安地德也故其神必廟其廟必爵有天下者以時舉
禮典遣使薦享祀文自製惟謹所以崇祭祀之儀昭誠敬之道交
於神明以祈景福周禮職方氏載九州之鎮山在揚曰會稽在荆
曰衡在雍曰華在豫曰嵩在兗曰岱在青曰沂在并曰恆在幽曰
醫無閭在冀曰霍名於後不可易惟冀據北方地最廣邈河東尤
稱山水之雄而獨以霍爲鎮意在其巍大隆峻深原廣博子諸峯
而孫羣垤其氣象有以冠境內余嘗見晉人談其山跨趙城絡淇
洞瞰平陽而卒秀於霍東北橫壓汾流根與太行接遠而望之如
亂屏如列壘葱嵒率裨撐九霄納三光岌岌凜凜掩厯山而吞姑
射矣神之廟侈於唐貞觀閒厯代增修爵則先公後王公曰應聖
王曰靈應起唐開元迄宋政和益著廟享以時祭不少缺邑人奔
走奉事儀物爛然其靈應隨感而有益不可殫記金貞祐之亂河
東河朔名山大川神祠無不灰燼瓦礫一空而是廟也巍然獨存

可謂異特然其年深歲久摧頽罅漏日就湮廢里翁邑士跂盼齋
咨是則崇飭汎埽之力其待人歟惟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侯禎
一旦謂其府官張仲良暨僚吏曹經曰茲吾鄉標準望四海所知
而坐視荒寂顏實有以覲遂乃發財募工相與經營由是達官貴
人及浮屠道士之有識者同聲趨應風動雲委輦木於山陶甃於
地市丹碧於四方喘汗供給莫之敢慢蓋經始壬寅之四月迨仲
秋功畢於是椽之腐折者完瓦之缺碎者易壁之傾圯者朽棧之
雜駁者一華榱文柱煥若一新而神像儀衛整整生氣若欲起立
者邦人過客瞻拜奠酬加肅而山之雲煙草木亦皆改容動色蔚
乎爲一郡之光亦可壯也時余安陽聞之未得一謁而李侯書曰
今茲廟事告成鄉人父老皆欲刻文於碑誠得吾子筆爲幸繫官
戎行不獲走請於門吾子圖之余謂舉曠典修廢事奠神祇崇祭
祀非常所能也自侯少年騫躍臺省出而贊謀帥幕以才氣聞一
時今爲此舉甚偉其府帥僚吏皆知爲政佐長之道合心協力以

成其事皆可嘉迺直書其始末且爲之詩以刻之其詩曰

奕奕霍山冀州之鎮南臨澤路西界汾晉崔巍磅礴雄峭隱嶙草木蕃滋雲雷奮振倬彼神廟有國所修膺牲馨醪以薦以修迺與祠禱迺與觀遊冷風甘澍一方陰休時危世季祀典莫舉木老瓦腐不可觀顧鄉人興嗟無力完具惟神鑒茲亦不以處卓哉李侯倡率經營扶傾補頽半載告成麾幢鮮麗圖繪精明萬民瞻挹鬼神亦驚閭里父老再拜告泣自今以往神來血食吾兒得耕吾女得織歲稔家安皆神之力奉祭承薦無怠無嬉何以示後刻文於碑茲山之久大地與齊茲神之廟與山無移李侯之名亦廟隨之千秋萬古神之聽之

山西通志

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

秦志安

夫欲襲氣母含元精探混茫窺杳冥縮地脈抽天局毫芒太虛塵芥虛無鞭列缺管靈籞躋汗漫肩鴻濛萬物之所待而成一化之所係而靈者豈尋常下士蹇淺小夫之所能哉今夫東萊長生真人

卯金右族炎漢遺英矯矯雲翮堂堂嶽精湖海不足以盡其涵容
星斗不足以極其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好陰德樂推恩寒餒
惠孤惇捨良田八十餘頃與龍興巨剎以爲常住種福之根當前
宋太平興國閒朝廷嘉厥孝義旌表門閭蠲免租征光照連郡天
不負仁自紅霞丹景中選擇其仙材之精明者降瑞於掖城旣挺
世也謹事孀母特以孝聞誓不婚宦憎華醜榮清淨自守希夷若
昏顧世閒物無足以撼其胷中之誠屢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
盼盼然未之許也大定己丑之春忽於鄰居壁閒人所不能及揮
洒二頌而墨跡尙新不留姓名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眞仙地須有
長生不死人先生歎賞其筆力之遒勁疑神物之所化成而未能
決其性情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陽祖師杖履西行攜邱譚馬三
仙之英度海島歷山城先生聞之竭蹶而趨香火而迎祖師顧而
笑曰壁閒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微哂方悟其頌乃神
通變現之所以相驚也於是鏤肝薦誠刻骨效盟負几杖執巾瓶

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殷勤美其專精顧其神彩之不羣乃歎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於黃塵贈之詩曰釣罷歸來又見鰲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予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閒語意以長生爲之號處元爲之諱通妙爲之字時方弱冠之明年也邱劉譚馬之名充塞乎九野八紘遊汴梁寓夷門乞食鍊形隱姓埋名朝叩暮請行熏坐蒸委曲而挑幹元機丁甯而啟迪丹經掃惑雲泮迷水祖師既盡付其四象五行乃遺物離人而退藏於天所謂得知友而赴蓬瀛也四子乃負仙骸報洪恩扣咸陽歷華陰甯神於劉蔣舊廬之垆四子之志各異先生獨遁跡於洛京鍊性於埃塵混合之中養素於市廛雜沓之叢管絃不足以淆其私花柳不足以撓其精心灰爲之益寒形木爲之不春人饋則食不餽則殊無愠容人問則對之以手不問則終日純純定力圓滿天光發明乃遷於雲溪之濱門人爲之穿洞室於巖垠忽遇石井寒泉泠泠眾駭其異先生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

鍊之所經營也鑿之果然迄今洞宮號爲三泉逮丙申歲復還武
官往拜母氏相見甚歡卜太基之陰麓建靈虛之祖堂手植檜柏
蒼翠成行居無何鄉里誣告先生殺人輒不辭而就縛坐狴狴者
近將十旬純陽祖師聽玉漏駕蒼麟下碧霄入幽圀就柳尾付管
城教之習文後殺人者自首先生得之以免縲絏之刑比其出也
翰墨絕妙有龍蛇飛舉之形大定戊申主醮於高陽綵雲覆壇白
鶴舞庭是歲也秋旱如焚復披禱雨之誠旣登厥壇四望無雲曰
來朝巳午之交當有甘澍如傾言出有徵如影響之應形聲自後
東州醮壇獨師主盟必有祥風冷冷捲楮幣而上騰其感應也如
神迄今諸郡石刻猶存至承安之三年也章宗聞其道價鏗鐻乃
遣使徵之鶴板蒲輪接於紫宸待如上賓賜以琳宇名曰修真官
僚士庶絡繹相仍戶外之屨無對不盈時年三月乞還故山天子
不敢臣額賜靈虛寵光祖庭迨癸亥歲二月仲春初六吉辰鳴鼓
集眾告之以闔苑之行曲眠左肱翛然返眞祥光氤氲瑞氣紛綸

所有遺文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閒修真仍注道德演陰符述黃庭奧述理窟條達聖真足以爲萬世之規繩披雲宋君襲敎軫承法輪吸月之髓餐日之魂啟元牝變谷神不忘千劫之恩乃紀跨鸞之盛跡勒蒼山之翠珉其銘曰

長生老仙主張仙權吞虛無吐自然乘紫雲而下遊碧海之邊遇甲子天元之會契重陽多劫之緣撞百關通九泉驅四獸耕三田坐洛陽之市井鑿空溪之洞天融白雲以成粉熟元霜而不煙聲名簑鼓於鳳州光華照耀於金蓮構靈虛之紺宇拜朝廷之紫宣還斷東萊之宿債然後骨肉都融而遊宴八騫也

甘水仙源錄